

書利

大字宋刊

詳

註

五經備旨讀本

本書內容

考據經史者不可不讀

易經

詩經

書經

春秋

禮記

本書在國學上為

最古之書凡古代

哲學文學政治經

濟禮俗等無不廣

為齊備適合現代

中等以上學校之

讀本其中註釋精

審文字淵博誠研

究國學之善本也

研究國學者不可不備

上海大成書局發行

奇傲山房塾課纂輯御案書經備旨卷之四

霧閣鄒聖脉梧岡氏纂輯

男庭猷可庭氏編次

孫景鵬 鵬 聯 氏訂

陽修說 季直曰 武王守臣節之 堅曰大會者見 武王得人心之 順存大儀

泰誓上全旨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泰誓上 此是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 以其大會孟津因以泰誓而名篇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 友邦親之也 冢君尊之也 越及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辭也御事治事者庶士眾士也告

以伐商之意且 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蓋聰明作元后后作民父母 蓋誠實無 聰明出于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

之父母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于物而聖人又得其 最秀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覺獨異于物而聖人又得其

而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生鮮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而無不得其所焉則 元后者又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亦

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思 所以作民父母乎 聖人受命而後有父道故乾稱父資生則受形有母

母之義乎 道故坤稱母惟人句在萬物中抽出言之蓋聰明句又就人 中抽出言之蓋聰明者自誠明也作后重講言天厚聰明于聖人不徒使之

自中餘而已命之為大君使其以寬聰明者明以有臨誓以作則也后作父 母作字大有作用工夫知明處當而養欲給求以 撫育羣生非苟焉已也此作字與上作字緊承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

周書

書經

卷之四

受秘惡如此則今日之舉非得已矣

仁人即亂臣也

寵綏與寵之異寵之指天言謂寵天異之寵

臣稱其德則曰

綏指君言謂君能寵愛綏安乎四方民也

仁人張氏

此即天意以見伐商有必往之勢○以今日

湯伐桀稱惠德

人事言之○度德論仁暴度義論曲直

武伐紂稱有光

此又言其受命伐商以明其非出于己意

何也湯創之武

再以天意觀之

因之前日之慙

此追述起兵所舉之禮○非常祀而禮依郊

今日之光也

祀曰類祭祀曰宜

曰同心同德信

天矜節旨

之有素也曰一

此舉天以勉眾欲其輔己成功也○所欲泛

德一心勉之無

就除殘去暴說

已也

秦誓中全旨

械機詩美文王

篇中分三段首節書之小序次節啟其聽我

官人則曰六師

聞吉人六節言紂縱惡之實而以桀事證之

及之秦誓言武

并明已伐罪之決而以湯事證之最哉節勉

王會孟津曰大

其討罪之意

巡六師皆以出

此先述古語而聲紂之惡○引古語重凶人

師時合諸侯之

惟天惠節旨

師言之非文武

此言天革夏命以起下文上二句泛論其理

先備六師之制

下方指桀

也觀牧誓但稱

惟受罪節旨

司徒司馬司空

此覆數紂惡而言天意有必克之理○剝喪

可見林之奇

六句皆浮于桀之實○必克就在夢卜上見

天之明命湯顧

義以夢卜休祥分而為三其說亦非無本廣

萬姓焚炙忠良劓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肆予小子癸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

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

志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秦誓中

上篇未渡河作下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

言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

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顓天機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

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受有節旨

于湯有光見大義在萬古惟文也○心德二字不平德即心之所存者

牧誓

牧誓一書其聲人而言知伐商有必克之理此合天罪也直不如圖案陳氏之言固王者視天下為一家之大旨

湯誓

湯誓先自明其用兵也果不如湯誓不言戰氣以不從註疏也

象原

象原有聞也此言已伐商之公無愧于湯也○且今日之急于革夏之心

武庚

武庚白旻見御案于湯有光孔傳屬武王說宋子取之以註

志陳

志陳隆泰于湯之心越發明白于上下則以有光屬成

杖鉞

杖鉞秉旄自臨湯說意非不深似多一曲折然總見湯得武

戰陳

戰陳武王能與弔民伐罪皆以公天下為心然未嘗悖于孔

士卒

士卒同勞苦也傳朱註也

詩曰

詩曰清明書曰此勉將士一心輔己以成伐商之功也○心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自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最哉夫子罔或無畏暨執

非敵百姓懷懷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

絕于天結怨于民

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同放黷師保屏棄典刑

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

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此承自絕于天而言是己之伐商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雛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雛樹德務滋除惡

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雛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

厚賞不迪有顯戮此承結怨于人而言見己之伐商所以應人而勉將士之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昭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此

文王之德為天之所歸以見周有必興之理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此

誓無之文王罪人不孥亦家法也黃度

武成

古人出師前期必先整軍經于一月王辰下不書兵事意武王整齊有素不待臨時訓練所謂師出而人不知也時爾

湯伐桀曰聿求元聖武伐紂曰既獲仁人雖曰名世邇運亦見以德不以力也葉夢得

支于數窮于癸亥而貫盈合焉以告殷數之終天地造端于甲子而維新應焉以兆周命之始陳際泰

湯之興以牧宮紂之亡以牧野成與敗由人不由地也陳際泰禮記大傳先柴帝而後宗廟尊卑之序也周書武成先周廟而後柴望告功自

牧誓全旨

首節是自誓之發端嗟我三節呼眾而歸以聽誓古人六節乃誓之詞上二節皆以明伐商之意下二節嚴以對敵之令首節旨此記臨戰誓眾之詞是日商亡

及庸稱爾二節旨

此二節分呼華夏蠻夷從征之人比則令其整肅軍容使審聽誓命也○戈矛攻人楯以自衛比排列也古人有言節旨此將數紂惡先以古語起之今商王節旨此正聲紂之罪

今商王節旨

此告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步即攻敵進趨之步此告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伐擊刺也

不愆節旨

此告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伐擊刺也此勉武勇而戒殺降

牧誓

由于文德此言勝商亦賴文之有德所謂臨事而懼者如此文考德足受命如此正今日所憑藉者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爾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聞司徒王主兵司空主土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及庸蜀羌鬻微盧彭濮人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究于商邑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七步是法也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此告以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最哉夫子聞四伐五伐手法也此告之以攻殺之法此以戒其貪殺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最哉夫子聞此勉其武勇而

近始也

多士于亡國之

民號商王士武

成于新朝之主

稱大邑周武周

沒其名也

列爵分土武成

與孟子合獨周

禮大司徒自五

百里以迄百里

均以五等之爵

遞加何也夫

列爵所以稱德

分土所以等功

德異而功同故

公侯均百里

男均五十里

同而附庸異故

公侯伯子男有

五百里至百里

之殊三等之地

正封也五等之

附庸廣封也正

封則尊者嫌于

過甚而無所屬

故公之地必

下而從侯卑者

嫌于過削而無
所立故男之地
必上而從子至
于廣封尊者不
嫌太多故公之
地必五百里而
追贈辭天物樂
指天所生物以
資人用者

此總承上三節而嚴誓之

爾所節旨

武成全旨

此篇分二段看首節至萬姓悅服是記其
征伐之始通告天地山川而徐致大定之熟
厥四月以下至是記克商之後詳告羣神羣后
而終成垂拱之治也○惟一月至無作神羞
其旨皆在泰誓之先既戊午即中篇惟戊午
甲子昧爽即牧野之甲子自受率其旅以下
皆牧誓以後事

案武成總論○武成錯簡自二孔疑之互有
更張至程朱而始定朱子更以漢志丁辰及
經之前文細推之移四月既生魄志日辰及
周廟之前更爲精密的當無可復議矣惟用
附我大邑周之下缺文不可復補而程子移
反商政二句于其下稍有結束但恐反商之
政如救焚拯溺急不容緩漢高祖入關便約
法三章除秦苛政况武王聖人仁民之心迫
切實甚豈能待之歸豐之後自二月以至四
月乎程子亦不得已而以此足其文勢耳然
所缺實非一兩言可了也今惟以朱子之更
定者爲據他家聚訟紛紛可以息矣

惟一首節旨

此一節史臣記武王伐商之時與兵之期也
案潘氏之說因傳中如後世言某日必先言
某朔之語而推言之如是則即某日也後四
月哉生明即孔疏亦以爲未必非二日也其
說皆通

底商節旨

此至下節無作神羞止記告神伐商之詞
有道昭無道看會孫對祖父言周王二字史
追贈辭天物樂指天所生物以資人用者

戒其輕

殺也

爾所弗最其于爾躬有戮

今考定武成史氏記武伐紂歸修禮羣神告羣

後及其政事其爲一書遂名武成

惟一月王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國

二月建寅之月死

旁死

魄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

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爲天下逋逃至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

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譽華真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

無作神羞

言萃聚也紂珍物害民爲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藪之

聚藪也仁人太公周召之徒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此上半節至率俾是

上帝而遏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言告神以伐商後半節

是祈神以勝商底商至大川作一句所告之神不一所告之詞則一也曰以

下至神羞即所告之詞有違對紂無道看今商王受五句正是底商之罪大

推大正之由暴殄句逆天也害虐句殘民也仁人指十亂言得仁人者舉大

事不可以無稱也華夏二句見人心歸附之同以起下神當相予意惟爾有

神便繁承說指天地出

川言濟兆民指克商說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

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

政政由舊釋其子囚封比于墓式商容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

海而萬姓悅服

至而克之謂之侯天休命如林者紂眾雖有如林之盛然皆

異于侯卑者不嫌太削故男之地止百里而異于黃鎮成

洪範洪範如金有範也其綱九其目五十天下之道包舉無遺故曰洪範

稱祀者存商之舊制稱訪者見武之虛心終篇稱武曰改自稱曰我明其之不屈也陳

箕不臣周所以存萬世君臣之義箕必陳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法陳陳

武王箕子問答皆書乃言者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武王得箕子乃言不失人也箕子得武王乃言不失言也

紂之汨陳五行九疇不界故也至錫九疇但云萬乃嗣與不言其所以異于汨

惟爾節旨此節首句四求助于神終上節語既戊午以下記商之喪師乃反以下記定商之規模戊午即泰誓戊午○甲子即牧野之甲子自此以下皆敘牧野後事上四篇應記節次此篇則總叙始終也○反政由舊且虛下六句正其事悅服繼承大定以下

既生節旨此記勝商歸獸之事○桃林今之潼關此記親臣以履正始之道也

丁未祀節旨此記祀神以告武功之成也

王若曰節旨以下二節皆言羣后之辭此節述先王積累締造艱難明王業所由興也○志非伐商之謂即上撫方真是也

既生魄庶邦家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蠻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紂人從之雖未必有羣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于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于文王克成厥勳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小邦懷其德自為西伯凡九年崩大統未集然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為心也

我文考至其為作一段歸功文王而見王業之盛不重四祖却重文王予小子句繫承文王說建邦啟土就后稷始封于鄆言為前烈言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就思戡用光致民富庶說肇王迹以太王去邠遷岐始得民心言雖非真有羣商之志然王業之興實始基于此其勤王家謂能勤以繼王業就克

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後之眾以走自相屠戮其酷烈遂至如此此武王之兵不待血刃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矣查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寇良服窮周之○戊午即泰誓中大河朔之日戊午既渡河澤及天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癸亥方陳師將戰而猶俟總見從容不迫無倖勝之意也也自甲子至昧爽正是休命之至固有敵者不肯敵也倒戈攻後者前徒是商之平民居後乃紂之惡黨故易周反政之也北者牧野在商郊之南故退攻而反北也○反商政以下是記武王之新政行于商者由舊由湯之舊下六句皆反商由舊之實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偃武修文一直說下放牛歸馬正偃武修文處弗復服者不復服此牛馬以戰也

既生魄庶邦家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蠻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也

陳者何在蓋蘇
作爲而汨陳之
所以攸數禹行
其所無事自然
攸叙呂祖謙
威侮五行天用
勤絕汨陳五行
帝乃震怒九疇
天錫非天有私
于禹也書
九疇者猶九
井之田疇有疆
界也帝不界者
猶云天奪其魄
也帝乃錫者猶
云天誘其衷也
豈真有洛龜負
書以獻哉蔡邕
一中林之奇說
洪範一禹謨秘
旨彝倫攸叙惠
迪吉也彝倫攸
敷從逆凶也嚮
用五福戒之用
休也威用六極
董之用威也林
九疇之序順言
之則五行爲始
故五行不言用
衆用之所自出
也錯言之則皇
極爲統故皇極
不言數衆數之

恭天節旨
此承上文承志而言以見天意之有在也
承志何如

列爵節旨
此記武王立一代經常之法正修文之事蓋
不惟以武功定天下而欲以文教經太平也
列爵四句見有治人重民四句見有治法垂
拱句總承上文有治人有治法則萬邦懷庶
績熙人紀立民德厚俗無不勵善無不勸故
天下可不勞而理也○賢能是末在位者與
下功德已在位者不同重字貫三事唯字緊
承五教來俱就民說信義就政令上看凡事
皆尙至誠是信皆合天理是義以上皆聖人
詳于有爲然後可享無爲有爲者無爲之本
無爲者有爲之效

明克類積功累仁說正述王家俱後人推本之論耳文王克成厥勲通承上
文謂其能成四祖之功也誕膺四句正克成之實克成者明德昭事仁政佑
言于四祖之業式廓而光大之也誕膺二句串說受天命綴方夏指爲西伯
專征伐時言撫字中兼德威並行意大邦二句承此意來畏方畏其赫怒篤
祐之威懷德是懷其發政施仁之德也九年自爲西伯之年起大統以王天
下言未集者見文王有安民之志而不忍違其服事之心也末句承厥志緊
接落承者承文考王天下之心
也末繳承文考正以承四祖意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經厥士女惟其士女匪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
我大邑周
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筐饋盛其玄
黃之幣明我周主之德者是盡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
邑周
已稔天命三句串說承上承厥志而言成命所就武王當日說紂惡
也
黃二句一連謂士女來迎而不可易也綏士女正承文考安民之志處匪厥玄
民故相率歸周
而奉幣來迎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
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列爵爲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爲三公侯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
不才不得任也五教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
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
無不屬之俗有德者尊以官有功者報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
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于此復何爲
哉垂衣拱手而天下治矣
當統馭之初不可無封建之典故列爵而定公侯伯子男
天下皆治矣
之職分土而別百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制當臨照之始又
不可無任人之法故建立庶官惟賢而有德者不肖者不得進居官任事
惟能而無才者而不才者不得與也重民二句重字貫五教三事言重五教
以立庠序聯師儒說是明倫有道而人紀立矣食以分田制里言喪以棺槨
衣衾言祭以禴祀蒸嘗之禮言重此三事則養生送死無憾而風俗厚矣惇
信者着實以厚其信之情使天下不趨于詐明義者發揮以顯夫義之正使
天下不趨于利崇德者德懋懋官使人知所以尙賢報功者功懋懋賞使人

所由敗也以五

行爲始則自一

至九愈推愈廣

即大衍相乘之

法以衍極爲統

則生數主常成

數主變即太極

動靜之分朱子

皇極居九疇之

中本之前四疇

以立其體至嚴

至密而無一毫

之或失驗之後

四疇以達其用

至廣至大而無

一物之或遺繼

皇者鸞而致之

故曰鸞皇者長

于極亦皇者長

而避之故曰威

橫一中

五行之在天下

聲色臭味皆具

獨言味者以其

切于民用也林

之奇

造化之初一濕

一燥而爲水火

濕極燥極而爲

木與金人生之

始一精一氣兩

而爲貌言精盛

知所以勸忠末句總承說正見武王德教雍

容氣象與堯舜相似天下治總括上意讀

洪範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問箕子之辭也訪就而問之也此節重訪道以是

年訪道見武王急于求道也夫箕子不臣武王而武王訪之箕子陳洪範可

聖開絕學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王之問蓋曰天于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之理存焉不輕于問乃

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叙者如何也

言曰嗚呼箕子上天于沖漠之中凡斯民之受形賦性類聚羣分悉隱然有

以安定之爲之輔相而扶持保合而聯屬使之各得其所當止之理而不相

侵奪不相乖亂天之愛民如此然是居止之理具于人心則爲秉彝由于人

身則爲人倫天之相協固有以啟其叙之端矣而所以叙之之道則君所

當知者今我居代天理物之任未知經綸大經

之原體之所以立而用之所以行若何如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

攸叙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法其類有九卽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于天絲

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

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則之以叙也

明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叙也

列一行沮亂而五行俱汨于是上帝震怒洛龜之數弗顯不畀與大法九章

此彝倫紀所以敗歟也

由是五行俱順而修身治人之道可以漸舉此洛書所以出而錫以洪範九

疇於是龜文之數既陳致治之九法以

典而彝倫紀之所以叙者在是矣

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聽蓋精濕而氣

燥精實而氣虛

精流于陰氣偏

于陽惟思貫質

陰氣陽中而為

身之主幸故以

配寄旺四時之

土洪範五行五

事由此叙焉操

存要于一心故

貌言視聽必終

以思閑存徵于

有象故貌言視

聽不後于思義

各有取焉參黃

幹朱子說

八政以農為用

農勤于本業也

先農次貨者農

末相資也食貨

為家宰之職祀

資為春官之職

師為夏官之職

加以司空司徒

司寇即周禮六

典所由昉焉然

資師二者王制

序于前洪範次

于後何也王制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乃建國之規模

乃禮樂征伐居

乃政之先八政

乃民生之緩急

</

然之序以其體質言潤下四句以其性言稼穡獨以德言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其生之德莫盛于稼穡故獨以是言作鹹五句以味言五行有聲色臭味獨言味者切于民用也○一五行是推衍之辭水曰十句是增益之辭自此以下至末皆箕子所陳之言一五行一字是次第之辭與上初之一爲洛書數目不同下八疇俱倣此○註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爲也案禹之以是首九疇者蓋貫通乎三才之間皆五行之氣故播之四時則爲五紀形之祥兆則爲卜筮具于人身則爲五事感于休咎則爲庶徵別于氣質則爲剛柔善惡之性成于氣化則爲仁壽天之命莫非五行之所爲也然語其近而最切則人生所託日用所需無一日可離者故下文以其功用之效言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故稽疑曰明用

休徵言歲月日

者微其效關於

一歲善必積而

後成也咎徵言

日月歲者見其

書起于日月惡

雖小而可懼也

王充私

言日月不言歲

者冬夏所以成

歲功也言月不

言日者從星惟

月可見也朔一

四代皆尚齒故

五福以壽為首

也不言貴者貴

末必為福也萬

惡起于弱故六

言賤者賤未不

必為極也總之

德者福之本次

以考終命者見

其沒吾寧也惡

弱者根次以

善者其強為

胡一也錢時說

旅焚篇不曰召

公曰太保太甲

篇不曰伊尹曰

數人事之不可

無者散天勤民

之學統括于

四五紀節旨

旅焚篇不曰召

公曰太保太甲

之各一其蘊也肅又哲謀聖者率性已發之

和不待勉強猶五行之各致其用也不曰身

耳目口心而曰貌言視聽思者為人事言也

○首五句是五事之序緊要照註水木金

土與人身發見先後二意講○五德乃五事

自然之理即有物有則之謂不可講涉行上

去益有五者之形即有五者之德也作字只

作能字看五亦亦是五德自然發見者蓋有

五者之德即有五者之用也

案四勿九思皆先視聽此以貌言先之何也

子閑邪則聽視為要持敬則貌言為先故曾

子三貴惟在容貌顏色辭氣之間程子亦曰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言之先後不同

其歸一也

三八政節旨

此詳八政之疇要見因天厚民意祀典賓師

亦曰厚生者祀之政舉則民德歸厚賓之政

舉則邦國自相往來而覺不生師之政舉則

強不凌弱而民不擾同歸于厚生而已○八

政以緩急為先後

案禮記王制自家宰制國用以下至司寇其

序政與此合蓋家宰所司食貨祀三者備矣

然後司寇定民之居然後司徒與民之德樂

正司馬因司徒所教而升之故附于司徒而

以司寇明刑終焉惟賓師二者洪範次于後

王制序于前蓋八政者民生之先後緩急故

柔遠安邦之事在于養教之後王制所以建

國之規模綱紀則禮樂征伐之柄必居庶政

之先義各有所當也

四五紀節旨

總五紀之疇歲月日星辰天道之所有者曆

數人事之不可無者散天勤民之學統括于

四五紀節旨

旅焚篇不曰召

公曰太保太甲

篇不曰伊尹曰

目何如蓋五事分屬五行者也天生精之所凝有形有色而為貌貌澤屬水

始生即有者故居一氣之所發有聲有音而為言言揚屬火既生而後能言

故居二木是精顯于目見物能視視屬木言而後言揚屬火既生而後能言

耳則聞聲能聽聽屬金視而後聽故屬木言而後言揚屬火既生而後能言

既能思通屬土形既成神既全而後能思故屬土言而後言揚屬火既生而後能言

是恭之德焉從容順理為從得諸天地之和順者也故人有是言即有是德

之德無不見日明而視之德為明得諸天地之貞觀者也無不聞曰聰而聽

之德為聰得諸天地之靜虛者也無不通曰睿而思之德為睿則會天地中

和之至者也此五事之德也乃五德之自然發見者也又其用焉惟恭也則

有倫不煩而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故作肅惟從也則發之為德音不亂而

聰之德則凡是有要故作乂有明之德則凡民情物理皆旁燭無遺故作神妙

應而肅又哲謀一以貫之矣故作聖此五事之用也夫知其德而並知其用

則當敬而用

五事可知矣

三八政一日食二日貨三日祀四司室五日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

所以報本也司室掌士安民居也司徒掌教成民性也司寇掌禁治民姦也

賓者禮諸侯遠人也師者除殘禁暴九疇之綱三八政而何如蓋

暴者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畜天生物以養民人君因之則有以足民

之食焉食為民之所急故居一天生財以阜民人君因之則有以殖民之貨

焉貨為民之所資故居二天降元祀教民以反始也人君因之以制典蓋

食貨既足不可不思報本故居三天相厥居使民有寧宇也人君因之以建

司空之官養生祀死不可不安其居故居四天與民以性逸居不可以無教

也故君繼之以司徒之政焉教以保養故居五天齊于民不率教者不可以

無刑也故君繼之以司寇之政焉刑以輔教故居六以至於天秩有禮人君因

之則有賓禮以柔遠人懷諸侯而安內及外故居七天討有罪人君因之則

有軍禮以征不庭討不服焉文教備而武不可缺用兵非聖人所得已故居

八政之先

後如此

四五紀一日歲二日月三日日四日星辰五曰曆數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

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

四五紀一日歲二日月三日日四日星辰五曰曆數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

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

四五紀一日歲二日月三日日四日星辰五曰曆數

此故曰協用五者一定之紀皆天之所以示
乎人而序之定之正之推步之者皆人之所
以合乎天也○五紀以大小爲先後紀非紀
載之謂乃是立一絕法使之所統紀如歲
有四時之紀則四時有所統紀矣餘倣此
曆數串看曆以紀數統人所推測占步者言
不指在天之行曆度數
案天月日星運于歲月日辰之間曆數則總
四者之不齊而齊之故定二次考歲差所以
協歲也推交會正閏法所以協月也候出入
識短永所以協日也測遲疾辨昏旦所以協
星辰也齊七政窮元會測所以協曆數也合而
有五紀欽天授民此從古帝王之良法也

五皇極節旨

五皇極節旨

此下演皇極之躋此典下節皆建極化民之事是以身教有猷有爲至邦其昌造就乎民是以言教無偏無陂至天下邦數言感勸是以言教切之歛福錫民以輔翼皇極意此節首言君民相與之盛以見君當建極是一篇綱領皇極建極句又是一節綱領皇建句另講是總衍皇極之各義歛時以下則及其效與君民相與并言之下文念受錫福無虐無畏是彝是訓等皆說歛錫之事會建極極是訓是行皆說保極之事○極兼至極標準二義曰有極者以其爲固有之理也五福卽九疇中五福歛福以理言非真有求所建卽于此而福自集者有以歛之用字重看含造就敷言意庶民兼臣在內錫福非真有所盡極從于彼而福隨及若有以與之歛錫只是君使之如此未可言歸極至保極處則既歸于極而守之不失也兩錫字對看一是君單民一是民與君然曰汝曰錫汝意重君上案易有太極則萬物之根本皇極則兆人之

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書若夫疇之居四者曰五紀何也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蓋五者連絡大以統小小以屬大有統紀綱維之意也而其實何如自五氣之順布于天也一寒一暑而四時行焉合四時以成一歲則天道可紀矣歲居一者以其無不統也月運于天有生明生魄之候因而定爲晦朔弦望合三十日以成一月而月行可紀矣月居二者以其統乎歲也日與天會則稽其出入之晷定其甲乙之次辨承短分晝夜而日可紀矣日統乎月故居三星辰成象于天則凡經緯有動止須辨其遲速疾徐之異日月有交則分爲周天十二辰次而星辰于是可紀矣星辰爲日月之經行故居四至若歲月日星之在天其盈縮往來莫不有自然之數也因其常則有步之法因其變則有占之法而紀之以曆數焉是曆數又所以統歲月日星辰而成始成終者故居五五者具一定之紀皆是曆之所以示夫人而協而用之皆人之所以合夫天者也人君法天以授時則術不失時矣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極標準之旨中立而爲四方之取正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謂父子則
 極其親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皆可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一言一動。莫
 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
 君集福于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
 錫也。當時之民亦皆于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夫五行法而五事修。入
 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當政行而五紀協。至是則
 皇極可建矣。而所謂極者何如。蓋天理至善之準。人所同有之極。人君既已
 貫萬物覆四海而爲皇。則當于綱常倫理求盡夫本然之極。於言動事物求
 盡夫當然之極。集至善之準。無不自我立則皇極建矣。皇極既建。則作善降
 祥而五福不咸。蓋乎。蓋極建于此。而福即集于此。若或有以斂聚之然。豈以
 自厚已哉。蓋皇極之理人所同得。人君用此。人同得之理而隨時庶民
 詎詳以誘掖。則德修于彼而福亦隨于彼。若自我敷錫之矣。而惟恃以廣化
 受皇極之錫者。亦觀感既深。儀型既熟。于汝至極之理。其相則效而各安于
 君極。將見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則順氣流通。清和咸理。亦與君以保守其極
 矣。君因德以錫福。民因福以保極。可見相與感應而皇愈當建極矣。

忠信之忱而不
必奇其事武王
之變亦不必盡
關金縢之書精
誠之至適與事
會所謂盡性以
至于命也
孔子之不驕斷
以理也周公之
己而驕是不知
命為君親而不
驕是不知義
禮不于廟而于
壇者支子不祭
也
泰誓牧誓均不
諱發且廟中不
諱禮有明文茲
云云孫某者或
謂成王讀冊子
不可名父也或
謂史乃作冊臣
不可名君也
陳樸林之奇說
古君臣父子聞
言無顧忌周公
作金縢呼三王
而爾之箕子陳
洪範對武王而
汝之天保為報
上之詩而曰定

無有淫朋節旨
上言君能建極則臣民歸極此言臣民歸極
由君建極反覆言之總見君不可不建極也
淫比皆兼心與事言無淫朋比德即上保極
意惟皇作極即上建極意俱作已然看

有猷有為節旨
此承上無有淫朋而言惟皇之作民極也汝
則錫之福謂因進善之有微而俾俯仰之無
累不但念之受之已也時人句總承念受來
而重在錫福上斯字要感發不已意惟字要
見與極為一蓋納之于極氣稟不齊不節材
以造就何以意納之于此極○此下三節是
以政造就民亦是作極內事不是作極了
又要造就也此節則其造就乎民者康色二
句不可深講恐礙下歸極

無虐節旨
此承上起下之辭無字賈下無虐節念受錫
福之謂無畏即施威奪祿之謂二句一結上
福一起下文○然造就之道又不可偏廢威
福也

人之有能節旨
此承上無有比德而言惟皇之作臣極也首
二句泛言造就人材之有益于國凡厥正人
二句則言所以造就之道方殷上有督責懲

人而無淫朋比德者亦惟君為之極而使
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不建極也
皆循禮守法無有交結淫邪之朋者有位之人亦皆奉公體國無有私立黨
與者豈無自而然哉皆由人君執中守正以身作極于上故臣民有所觀感
耳不然豈盡無淫朋比德之
私乎信乎君不可不建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
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言庶民也有猷有為有守有操守
者是三君之所當念也不協于極未合于善者不罹于咎不陷于惡者所
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為善棄之則流于惡君之所當愛也念之隨其
才而成就之也見于外而有安和之色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謂
言汝則錫之以福而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極尤當造就
臣民也則試先觀庶民有智識足以謀事者有方力足以辦事者有志守
而有所不為者此中人以上可進于極者也汝則當念之不忘其成就之心
而激勵之其有不有違協于中而亦不陷于過者此中人之資亦可導而入
極者也汝即當受之而不拒于成就之外而教育之而至于其由念受而加進
修之功者發于外有安和之色則知其心將優遊而漸進于極矣發于口有
好德之言則知其心已深知而篤好夫極矣汝即當錫之福即予以爵祿因
其進善之有微而俾其俯仰之無累則不但念之受之已矣夫人由念受而
錫福若此則進善之機既得于成就而為善之力益動于激勵是人所以惟
皇極之歸也不誠保
極而無淫朋之患乎

無虐獨而畏高明
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得勸勉之有位之尊
造就之法而行法不可有偏私之意但有好德而趨于極者即覺獨亦不當
棄之豈可以其微賤而不念之受之而不錫以福乎若有比德而背皇極者
即高明任官亦必懲之豈可畏其尊顯而不奪之黜之而不加以法乎夫
焚獨猶勸以恩高明猶懲以法此王道所為至大至正而造就臣民也

人之有能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
家時人斯其享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言有位者也有能
有為者使進其行則

家時人斯其享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言有位者也有能
有為者使進其行則

爾爾宮為頌君
之詩而曰俾爾
大明曰上帝臨
汝指武王也民
勞曰王欲玉汝
告神之詞武成
曰惟爾有神禮
曰既昭假爾禮
與神相親之意
也洪逆
病而請禱豈鬼
能療乎死而求
復豈魂能返乎
公之請代亦出
于忠愛至情非
不知命之謂也
鄭傲
對太王王季言
則稱元孫對文
王言則稱天子
其實昊天其子
所謂責于王者
此也必告三王
者武王纘太王
且親之也纘太
周公之才之美
決無驕吝自誇
日不能非自誇
以貶武王請代
之誠謙與矜
不暇計也矜
訓緊限拜訓來天道妙于無言而君言純是

戒之意弗能二句反言以見必富而後可教
也末二句戒其濫予正見其當與賢與上意
不平○此節欲其造就乎臣能為事見于
功者與庶民不同使字重含下文既富方穀
意與以為善之資使不悖于皇極也邦其昌
不可作治效說盡官使皆賢才即邦國之昌
正人即有能為有為者蓋行方穀皆要以極言
無偏節旨
此數言之教所以伸其造就之術也通節皆
是戒其心之私而欲其行皇極之用偏六句
句是戒其私而欲其行皇極之用偏六句
好惡即淫朋比德之生于心偏黨反側即淫
朋比德之見于事止此皇極之理以其為裁
制之宜故曰義以其為事物之當然故曰道
無外言對狹隘看平平以坦易無私言對傾
險看正直以經德不曰言對邪曲看末二句
申上十二句反覆致意是戒勉之詞非結語
也此舉數言以感動之意也蓋王者欲納臣
民于極固因材而造就然非敷言以感動
亦何以使之自得故必于皇極之理敷而為
言○會極是知明意謂心上曉得極之理
然趨之猶與極為一歸極是處當意謂行事
俱合極之體則與極為一矣○心言用而事
言體者互文見義也有以體為體段之體者
不如作體用較直捷

日皇極節旨
此贊敷言之妙見其為化臣民之要道不可
忽也敷言括上文意講拜訓亦當就人倫事
物上說于帝其訓言王言與天地一也○帝
訓緊限拜訓來天道妙于無言而君言純是
官使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富祿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
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
人將陷于罪戾矣于其不好德之人言又以造就夫臣者言之如在官之人
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言有優于才能者有長于施為者人
忌其所有而違之不通必在上者鼓舞振作使之進其所未至擴其所未能
加修其行則人樂為用而百務修舉邦國昌盛矣然必有所資而後勤者此
中人之情也若此在官之正人又必使他廩祿優厚有所取給然後可責其
進行之累矣且不免于罪戾況能為善乎此所以當富之也然富乃以養賢
不家之累矣且不免于罪戾況能為善乎此所以當富之也然富乃以養賢
人而反害于國家矣
此汝之所當戒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道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平也作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
私之生于心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
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
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
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且皇極之建不惟因材以造之又當衍為訓詞
人吟咏而得其情性者也言以教之使之優游而自得也是必以其可歌可
咏而導之曰凡爾臣民其存諸心者無或不中而至于偏無或不平而至于
岐惟當遵王者所行之正義而與時宜之可也無有意以為好不從一己之
私喜惟當遵王者所行之正道而好所當好可也無有意以為惡不從一己
之私怒惟當遵王者所行之正路而惡所當惡可也其見于事者無或偏而
不中黨而不公以自流于狹小試觀王之道何其蕩蕩然示人以廣遠也
無或不公而黨不中而偏以自淪于傾邪試觀王者之道何其平然示人
以坦夷也無或反而倍常側而失正以自累于私曲試觀王者之道何其正
大直率示人以無私也夫王義王道王路臣民所有之極也已私生于心則
背而馳之矣惟偏陂好惡之不作則志有定趨而與極之體相融如水之會
流將合矣為同矣蕩蕩平平正直亦臣民所有之極也已私見于事始岐而
二之矣惟偏黨反側之皆無則行有歸宿而與極之用相安如水
之歸海皆得所止矣皇極之敷錫于民而以訓詞導之者如此

天理卽帝之言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于帝其訓曰起語辭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覆推衍爲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

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乎天星極之錫布爲敷言是誠敷
易乎天則天之言矣此實敷言之妙也高錫之善者也自敷言所陳之理
純知簡能者觀之是真切於臣民之日用誠天下之常理也自敷言所云之
辭言近旨遠者觀之是真可爲臣民之範圍是天下之大訓也然是彝訓之
言出于君而實純夫天之理然則是訓也乃上帝之
訓也帝不能言而君代之言耳敷言同天之妙如此

凡屬鮮魚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此承上文來言以此數言之妙而訓民其感
人又如此訓行串說以字繫承訓行來言斯

民以會極歸極之意與天子之建極光輝相

映故曰近光此與保極繼皇之極意對看至

此則民心悅而頌聲作矣曰以下正是頌之

之訓○敬言既合乎天○自足感于人之訓是

天子之先即皇堊有極

二幾微器行香方帶下臺即會亟歸亟

通二事機謂近者初初不遠自會相與相

天子二字揚越屬育君長位言兩平蓋不惟

親之至而又尊之至也

100

100

100

六三德節旨

此節詳三德之曠首二句列其目之次第

言治天下之德未說到因時應變意平康五

可方則其用治尤遠寺異趣貌平曠指亞

命方別其月如象陞出異加厥言乙農持月

臣歸樞密言直京君廷樞上見亮者取亮

治之義彊弗友一句是以剛克剛柔克柔用

政以矯其習俗之偏也沈潛二句是以剛克

柔以柔克剛用教以化其氣稟之過也剛柔

非必舉世皆然只隨所值而久之因時制宜

使同歸于正直皆是維持皇極意○三德又

民不外政教兩端剛克柔克兼政教言遷弗

友一句是政以义民充替二句是教以义民

石一仙太真仙一仙

書經

周書

1

1

—

1

11

此列卜兆之體所以著五行之變也未涉用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也龜曰卜明卜筮者亦必至公而無私然後能傳書龜皇極建有三德用治固成矣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然國有大事人君猶必慎之而稽考其疑內斷于心外詢于眾而亦必聽之于神蓋天下之疑非書龜不傳而書龜之意非其人不傳故必擇其人萃五行之理而心與天通會陰陽之靈而德與天合者然後建立之遇有大疑乃命之卜龜以觀兆揲蓍以求卦焉苟非其人豈以輕命之哉

曰雨曰霽曰蒙曰繇曰克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繇者絡繇不屬其兆爲金